

还须出入此山中

——解析陶武先《庐山》诗的理趣及艺术特色

庐山

文/陶武先

读苏轼《题西林壁》，即景明理，耐人寻味；余兴未尽，拙和一首。

层峦叠翠雾紫峰，
洞府①丛林②道不同。
要识匡庐③真面目，
还须出入此山中。

注释：①洞府：神话中所说的深山里
的神仙住所。②丛林：和尚修行处
所。泛指寺院。③匡庐：即庐山。相
传殷周之际有匡俗兄弟七人结庐于
此，故称。唐·白居易《草堂记》：“匡
庐奇秀，甲天下山。”

附原作：

题西林壁

【北宋】苏轼

横看成岭侧成峰，
远近高低各不同。
不识庐山真面目，
只缘身在此山中。

肖伟义/文

宋代文豪苏轼写下的《题西林壁》，享誉诗坛近千年，诗中借景所说之理，更是家喻户晓。陶武先的和作《庐山》，立异改创，新意盎然，辩理机趣，异代唱和，耐人寻味。

一字之间藏理趣

陶武先的《庐山》和苏轼的《题西林壁》同属哲理诗，根本点都在于“理”的思辩、较量、探讨。两诗的“即景明理”焦点集中在怎样认识事物本质这一哲学命题，通过诗歌的形式，针对观察、认识的路径阐发了各自的看法及观点，同中有异，同中出新，形成了哲理性的穿越时空唱和。具体到诗中，两诗同是用具象的庐山这个“此山”借代抽象的世界万事万物那个彼“山”，就“出山”和“出入山”进行跨时代的哲学思想碰撞，迸发出哲理之光。

《题西林壁》的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，是通过否定的方式来明理，点出人类认识的一种现象和误区，即“当局者迷、旁观者清”，前果后因。在诗中具体表述为否定“在此山中”，即否定“入山”，而肯定和张扬“出山”。但是，这种否定又不是简单的全盘否定“在此山中”，而是在有了“入山”的亲身体验作认识铺垫后的否定，对“出山”的肯定中就蕴含着对“入山”的肯定，只不过这种认同在否定的表述中被感性化、边缘化了。思辩方式上为了强调“出山”而否定“入山”，客观上就弱化了“入山”，把在认识上同等重要的两方面变成从属的一重一轻，这恐怕就是《题西林壁》在辩理上偏重感性所致吧！《庐山》针对《题西林壁》的辩理方式，

理性地提出：“要识匡庐真面目，还须出入此山中”。此两句是通过肯定的方式来明理，直接论述了人类正确的认识观，即看问题必须多层次、多角度、全方位，既要出乎其外把握总体，又要入乎其内识其精微，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。在诗中具体表述为“还须出入此山中”，才能识得“匡庐”（即庐山）“真面目”，既成因果，也为条件。

两诗辩理的关键点在“出”和“入”的关系上，这既是诗的创作动因，也是诗的核心，更是诗之理魂。唯物辩证法看来，“出”和“入”是看清“庐山真面目”的两个方面，既对立又统一，不可偏废，缺一不可。《题西林壁》看来，没有“出”，“入”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。这就留下一个疑问：没有“入”，只有“出”，能“识庐山真面目”么？同理，离开了“当局”，仅只“旁观”，“旁观者”难道会有真正的、全面的“清”么？“出”和“入”不仅是对立统一的两方面，而且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。《庐山》的“还须出入此山中”，不仅视“出”“入”为同等重要，而且蕴含了“入”得去“出”得来、“出”得去“入”得来的这一哲理，诠释了认识的复杂性及螺旋式上升理论。“出”和“入”，仅只一字之间，却可能在认识的结果上产生极大的差异。只看到或看重“入”和“出”的对立性，没有看到或看轻二者的统一性，就有可能被“出”或“入”、“当局”或“旁观”所束缚而跳不出来，要识“庐山真面目”，就极有可能出现“挂一漏万”的情况。只有兼顾“出”和“入”，并在二者之间循环“出入”，才能形成识“庐山”的“出入”观，“真面目”才会“一览无遗”。在这个意义上看，《庐山》的“还须”一词用得极其精到。此处“还”者，“再”也“又”也。“还须”不是完全站在《题西林壁》哲理的对立面进行诘问，而是肯定部分内核后的全面关系商榷，具有浓厚的哲学思想交流意味。如果用“必须”，就没有了“还须”中存在的兼容部分，而变为毫无余地的否定了，和诗也就充满了斗争和争辩，没有了平等的交流和商榷了。由此看来，《庐山》的明理是对《题西林壁》的承接和发展，方式上由后者的暗含变为鲜明，其结果由感性的偏颇变为理性的全面。“出”与“入”之间，折射出了不同时代的哲学思维，蕴藏着丰富的理趣啊！

苏轼的《题西林壁》在宋代的诗歌中发出了耀眼的哲理之光，陶武先的《庐山》则体现了我们时代对这一哲理之光的思考和再认识。两诗哲理性异代唱和，充满了奇妙的理趣，给人以遐想和启迪。这恐怕也是《庐山》诗的魅力之所在！

同声同气求和音

诗词唱和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曾盛行于文人、君臣、幕府同僚之间，产生了很多作品，著名文人元（稹）白（居易）、皮（日休）陆（龟蒙）、苏（轼）黄（庭坚）之间不仅有很多诗歌唱和，而且留下了不少文学佳话。《红楼梦》37回也有宝钗、探春、宝玉、黛玉咏白海棠的诗歌唱和。近现代，这一文学现象依然存在，毛泽东的“风物长宜放眼量”、“一唱雄鸡天下白”、“玉宇澄清万里埃”等名句，就是出自柳亚子、郭沫若之间的诗词唱和。诗词唱和，大都流行于同朝同代之人，异朝异代比较少见。《庐山》前言中的“读苏轼《题西林壁》，即景明理，耐人寻味”，说的是在学习、揣摩、赞美这首千古传唱的七绝后，“余兴未尽”，触发了自己的审美情趣和理性思辩的奔涌，故而“拙和一首”。“拙”者，自谦也，不必深究，不过，却说明《庐山》与《题西林壁》的关系——异代和诗。

庐山是我国名山，也是中国山水诗和田园诗的发祥地之一。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登庐山咏庐山，留下了大量以庐山为背景创作的诗词。2011年出版的《庐山历代诗词全

集》即收录上至三国近到民国一万六千多首吟咏庐山的诗词，作者达三千五百多人。在星汉灿烂的庐山诗词中，李白的“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。（《望庐山瀑布二首》其二）描绘动人心魄，雄奇瑰丽，想落天外，非仙才李白难以道出，可为庐山诗的千古绝唱。诗歌在宋代，到了苏轼那里，创作的观点发生了深刻变化，传统的“言志”、“缘情”已不再被作为诗歌追求的唯一目标，而表现出明显的知性、哲理。苏轼的《题西林壁》正是反映这个变化的代表作，其对景物的描绘、哲理的思辩、蕴含的理趣，堪称千古名篇。陶武先写异代和诗《庐山》，没有选择李白的《望庐山瀑布》，而是选择苏轼的《题西林壁》，显然是源于宋诗创作观念变化而来，也来个尽“余兴”“即景明理”。古人云：“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”。两诗都是通过庐山景物起兴，探寻怎样才能识“庐山真面目”，从而折射出认识人生、事物的哲理之光，表明两诗具有『同声』『同气』的诗歌唱和特征。

古人云：『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』。两诗都是通过庐山景物起兴，探寻怎样才能识『庐山真面目』，从而折射出认识人生、事物的哲理之光，表明两诗具有『同声』『同气』的诗歌唱和特征。

纵观两诗，形相似，而逻辑思维方式却大相异趣。《题西林壁》前两句均为自然景观，然后提升归结为哲理；《庐山》前两句虽有自然景观的描述，但第二句已融入文化内涵，通过二者的结合再提升到哲理的归结。其诗的逻辑脉络，前者为自然景观到哲理，后者为自然景观到文化内涵再到哲理，多了“道不同”的文化内涵的铺垫和支撑，“入”才能在《题西林壁》营造的否定氛围中得以提升，回归到与“出”并立中的地位，形成“出入”观。两诗在逻辑思维上的不同，带来了思想性的差异和各自特有的意趣，留给读者耐人寻味的欣赏。

陈寅恪在评元白诗歌时说：“二公之于所极意之作，其经营下笔时，皆有其诗友或诗敌之作品在心目中，仿效改创，从同立异，以求超胜，绝非广泛交际率尔酬唱所为也。”（《元白诗笺证稿》）《庐山》创作中的特色，不仅避免了“削足适履，屈头便冠”的弊端，而且赋予诗以勃勃生机。无须仔细揣摩，都能从《庐山》中体味出与《题西林壁》不同的时代气息和不同的个人气质，一种勤于思考、敏于探索、求真务实的当代新风尚扑面而来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《庐山》对《题西林壁》，绝非简单的“从同”“仿效”，而是多有“立异”“改创”，“绝非广泛交际率尔酬唱”之所作。即使撇开《题西林壁》，《庐山》也能因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而独立于诗林中。

读罢《题西林壁》和《庐山》，沉吟良久，玩味末句，似有所悟：“还须出入此山中”既是《庐山》的诗眼和诗魂，又是唱和的亮点，同时也是解读《庐山》的钥匙。于此，遂以此句为题。

立异改创 蕴特色

按次韵作和诗，历来评家多有微词。清人梅曾亮说：“是犹削足适

履，屈头便冠，此又一弊也。”（《柏枧山房诗集》自序）批评这种作诗方式容易雕章琢句，逞才使气，意欲争胜，不免流于文字游戏。《庐山》在遵从按次韵作和诗的严格规矩的基础上，又在内容（主要体现在明理）和表现形式上进行了出新，取得了不同的艺术效果。《题西林壁》“横看成岭侧成

峰，“远近高低各不同”，是在同地（在此山中）以变焦式的手法来观景、写景的，《庐山》“层峦叠翠雾紫峰，洞府从林道不同”，是在不同地（出入山）以摇空结合变焦的手法来观景、写景的。观景地点的不同，写景手法的不同，诗中的庐山即景也就不一样了，呈现出不一样的色彩和画面。不仅如此，《题西林壁》两句之间的内容关系是补充、递进，同为在山景；而《庐山》两句是并列，前为出山景后为入山景，包容的即景似乎要丰富些。且“道”意双关，可解为去神仙住所“洞府”（如庐山仙人洞）和尚修行处所“丛林”（如庐山西林寺）的道路是不同的，又指道教和佛教信奉的“道”是不同的，前为实景道路，后为抽象的大道天道。这样，《庐山》即景又多了些理性和文化意蕴。

纵观两诗，形相似，而逻辑思维方式却大相异趣。《题西林壁》前两句均为自然景观，然后提升归结为哲理；《庐山》前两句虽有自然景观的描述，但第二句已融入文化内涵，通过二者的结合再提升到哲理的归结。其诗的逻辑脉络，前者为自然景观到哲理，后者为自然景观到文化内涵再到哲理，多了“道不同”的文化内涵的铺垫和支撑，“入”才能在《题西林壁》营造的否定氛围中得以提升，回归到与“出”并立中的地位，形成“出入”观。两诗在逻辑思维上的不同，带来了思想性的差异和各自特有的意趣，留给读者耐人寻味的欣赏。

陈寅恪在评元白诗歌时说：“二公之于所极意之作，其经营下笔时，皆有其诗友或诗敌之作品在心目中，仿效改创，从同立异，以求超胜，绝非广泛交际率尔酬唱所为也。”（《元白诗笺证稿》）《庐山》创作中的特色，不仅避免了“削足适履，屈头便冠”的弊端，而且赋予诗以勃勃生机。无须仔细揣摩，都能从《庐山》中体味出与《题西林壁》不同的时代气息和不同的个人气质，一种勤于思考、敏于探索、求真务实的当代新风尚扑面而来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《庐山》对《题西林壁》，绝非简单的“从同”“仿效”，而是多有“立异”“改创”，“绝非广泛交际率尔酬唱”之所作。即使撇开《题西林壁》，《庐山》也能因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而独立于诗林中。

读罢《题西林壁》和《庐山》，沉吟良久，玩味末句，似有所悟：“还须出入此山中”既是《庐山》的诗眼和诗魂，又是唱和的亮点，同时也是解读《庐山》的钥匙。于此，遂以此句为题。